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第七十六回 迷真性反邪歸正 看面情允遞奏章

話說孔長貴被濟公一說他有性命之憂，就嚇的驚魂千里，及聞張三說這件事就是大功德，喜之不勝，即要進去回稟金大人，玉成其事。濟公恐怕事機敗露，故意向他求米，孔長貴正要吩咐多給他幾升，不料裡面忽然跑出一個人來，咳嗽一聲。濟公看這人身長八尺開外，腰大圍，面如顴骨，頭戴六瓣壯士帽，身穿淡藍緞繡花大氅，裡襯月白密門襖，足蹬快靴，腰懸寶劍，兩道粗眉，一個怪獅子鼻，血盆口，頰下一部鋼鬚根根見肉，咳嗽聲有如洪鐘，就知道此人必是金大人看家師爺。孔長貴見他出來，忙站立一旁道：「何師爺那裡去？」那人道：「吾在家中悶得很，想到街上去玩玩。」說罷，把濟公、張三看了一眼道：「這二人做什麼的？」孔長貴道：「和尚是化齋的，這位張大哥是張大人差來遞奏折的。」那人道：「為什麼事他自己不去投遞，偏要這裡大人給他代遞呢？」孔長貴道：「聽說是為擅動倉谷賑濟水災，所以必須吾們大人在皇帝面前說好話，才來求著吾們。」那人道：「好，他這一來，必有個大大人情，連吾們也好到手些兒。吾近日賭虧了銀兩，正被逼得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煩你給吾多弄幾兩湊湊手。」說罷將要往外走，孔長貴叫住他道：「何師傅慢走，方才這張三說張欽差同吾家大人素有交情，這件事須吾家大人白效勞，所以非但大人的大人不帶來，連吾們零碎開發的銀兩也沒帶。吾若此刻不把話兒說明白，第一何師爺先要怨吾沒交情，不給你想法子。」說罷，又回頭對張三道：「這位何師爺是吾家大人左右第一最得力的人，言無不聽，計無不從，若得他去一說，吾家大人看在他分上，必然一諾無辭，勝於吾們幾個人的千言萬語。你若能走他門路，無慮事不成功；你若不肯走他門路，即是吾們同你盡力說好，經不得何師爺在背地說幾句壞話，大人一變心，就白辛苦。」張三道：「原來這位何師爺竟有如此大力量，吾一時不認識，倒失敬了。」那人道：「豈敢豈敢！」濟公在旁聽得明白，又瞧這人相貌凶狠，斷不是幾句空言所能嚇倒他的，就暗暗念動真言。

忽見那何師爺兩眼發直，一言不發，往裡就走。金大人正在書房代皇帝批答各路的奏折，聽庭中腳步聲，抬頭一看，見是何師爺。問他：「你來做什麼？」那何師爺道：「吾有件大陰德給主人種，主人須聽吾，吾平生只付這一次人情，下次就不討了。如若大人不依從說話，吾就死在大人跟前罷。」金大人驚道：「何敬卿你今天怎麼如此硬討人情？」何師爺聞言，睜著兩眼道：「吾是因為受你知遇之恩，忠心報效。這件事實是為你子孫之地，你莫要疑心我受人賄賂；我若這事得人金錢，叫我身體滅絕，子孫不昌。」金大人道：「你何故出此重誓？我素來信你，言無不聽，計無不從，從未疑心你得賄賂，你何必這般光景？」何敬卿道：「這事重大，關係不淺，不得不先設立重誓，以堅大人的信心。」金大人道：「到底為著什麼事情呀？」何敬卿就把張三違奏折的情由細訴一番。金大人道：「你的主意也是不差的，只是我從來辦事，從不曾給人家白辦，被人家討便宜去的。這一次若聽了你說話給他白辦，一開了端，下次人家請托，都要援以為例，不好再受人家事了。況這事重大，須得想個計較，在皇帝面前說得圓活動聽，婉轉如意，方能使此事有成；不然我答應他，皇帝不答應，仍是徒勞無功，倒被人家看輕我不能辦事，下次就沒人來請教我了。」那何敬卿聞言，雙膝點地，道：「只要大人肯答應，這件事沒做不到的。」金大人本想推卻，借此爭那人事的，今被何師爺如此懇求，面上逆不過情，只好答應，就說道：「你何必如此，快快起來罷，我准答應你就是了。」

何師爺這才歡喜起來，忙到外面，叫張三背著折匣立刻進去，到二堂下站著。何敬卿重又到書房中，稟金大人道：「現在那個張三，我已叫他伺候在二堂之外，特來請大人的示。大人還是叫他進到裡面來，還是出去見他？」金大人雖然因當時下不去臉，一時答應了，仍是滿腹疑心，總猜度何師爺必然得了張欽差重賄，所以肯替他如此出力，而一時又沒法去透破他。正在躊躇之際，又見何敬卿重又進來，竟已把張三帶進裡面，心中又加疑心不定，想了長久，想不出計較來，只一味睜著眼呆坐著。何敬卿見他不答話，只得站立一旁，伺候他吩咐。金大人眉頭一皺，忽然計上心來，就吩咐道：「就著他在二堂上見我罷。」說畢，又叫聲：「來人！」幾個家人在外間間呼喚聲，即時走至，半跪在前道：「大人有什麼差遣？」金大人道：「取我令箭一枝，去立傳護衛軍全隊來行轅站差，又傳衙役三班，帶著刑杖，伺候我升坐二堂。」家人領令去了。

不到片刻，只聽外面掌號聲，知軍隊已到，家人回稟說：「已把應傳兵役一並傳到了。」金大人立刻換上公服，踱到外面，升坐二堂。兵役人等呼威已畢，金大人就吩咐：「帶上張三來！」此時濟公借瞧熱鬧，早已混至二堂之下，聽得堂上傳呼，就暗暗對張三丟了個眼色，又搖搖頭，擺擺手，叫他不要懼怕的意思。張三會意，也對濟公點點頭，然後慢慢上堂。左右站隊的兵役呼喝道：「這是什麼地方，還容你如此大模大樣？快快兒走上去跪著罷！」張三聞言，立住腳跟，索性不走，又故作怒容道：「我又沒犯著法，就是到了朝廷之上，也由得我大模大樣，沒個好催迫我，何況是個臣子的私宅！你主人也不過是個大人，我主人也是個大人，大人給大人都是一樣的朝廷臣子，有什麼稀罕？今你主人不以客禮接我，到要裝模作樣。我不給你們主人一般見識，你到還來同我論快慢哩！」金大人在上面見的清切，勃然大怒道：「這人目無官長，竟敢在國家大臣面前高聲爭辯，那還了得！先給我拖下，重打二百木棍，然後再說。」張三睜著兩眼，厲聲指著金大人道：「你這人竟敢仗你自己勢力，挫辱同寅的人。你只打我，不算什麼真本領，你如敢真給我主人作對，就把我立時殺了，才算你有手段。」金大人被他一激，那裡還忍耐得住，就喝道：「我殺你容易得很，像殺個雞狗一般。」說罷，就在旁邊印信架上拔下一枝令箭，吩咐兩旁站著的護衛軍：「把張三牽出去斬首報來！」兩旁一聲答應，走上堂階把令箭接了下來，一面就有四五個人，上前把張三掀倒在地，用繩如法捆綁。

金大人雖然喝令把他捆綁斬首，他心中並不真要殺他，不過借此嚇嚇他罷了，只要他自己肯求饒，或有人從旁代他懇求，就要放的。所以把他捆綁之時，金大人暗暗瞧著張三，看他是何容色。焉知張三並不懼怕，仍照常毫無驚惶之色，心中很佩服他，道：「這個鐵漢真不怕死，到了這個田地，還是如此樣兒，我正要訪覓這種硬漢重用他。正在躊躇之際，旁邊嚇壞了何敬卿，一骨碌雙膝點地，跪在堂上磕頭道：「大人使不得，這人是由我引進，現在就把他殺了，叫我臉上如何過得去！請大人看我薄面饒他罷。」金大人本巴不得有人出來求情，何敬卿一跪下去，他那裡會不答應？只是今天瞧他舉動，大非昔比，竟像癡的一般，不知是何緣故，心中分詫異。就說道：「吾本來定把這東西殺卻，以雪我胸中之恨，今何師爺既代他求情，我就饒了他罷。」說罷，就叫護衛軍把張三推轉。

張三立而不跪，金大人重又怒喝道：「你竟連跪也不肯跪嗎？」張三也睜著兩眼道：「我是奉著主人命令來辦公事，並不犯什麼私罪，你先不應該坐堂見我，倒還來責備我！」金大人素憚張大人清廉，本來有些兒懼怕他，方才所以為難張三，是疑心他暗地送賄賂給何師爺，要想把他一嚇，嚇出送賄賂的實據來。焉知張三並沒一句話，就知方才的疑心是冤枉的；此刻又聽張三說話理直氣壯，句句有理，倒覺自己不是了。忙說道：「你嫌我坐了二堂，所以不肯跪下嗎？這是容易的，我就退堂，到裡面去見你罷。」說罷，把手一擺，兩面站立的人一聲呼喝，金大人立刻退堂。至書房坐定，何敬卿帶了張三進來，這才照家人見主人禮，半跪在前。金大人細細把前後事問了個仔細，張三也一五一□的說了，何敬卿又在旁邊說了幾句好話，金大人點頭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吾就積個陰功，給他白辛苦一次罷。只是你回去，須要好好稟覆你家大人，不可忘記了吾的好處。」張三連稱不敢，磕頭謝了。正要起來，忽聽裡面一聲咳嗽，大喊道：「大人不可答應。」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